



^ 16
2798
6



16
2798
6

黃漳浦集卷十

策

體數第三

問治固有體也而又有數體簡而數繁體鉅而數細上任體則失數而蔽生於下上任數則失體而蔽生於上人主皆惡蔽生於下不惡蔽生於上故舍體而任數然則數固與體別歟下蔽之害故甚於上歟舉體而明數固為王霸雜歟書言體要易稱數度散於六經以緯天下故治有經體亦有經數仲尼所謂尊尺管仲所謂規矩必有其源委歟凡聖人之學皆有其源委有源委則有其體數周官三百六十屬其大者以體國經野其小者以及於鳥獸魚鼈艸木王制千七百七十國其大者以頒式則壞其小者以及於溝澮蔬圃林麓此為聖人任數而為之歟抑

昭和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購求

聖人知體而爲之歟後世儒者恥談鹽米天子不問節目宗
之不顧郎吏裴請之不對權酷柳渾之不賀散選裴度之面訾
俗吏皆自陳平一言發之遂成美談然自古帝王以至於名臣
良將未有不知其數而得其體不得其體而成其功者也體數
既別上下倒執上常用密下常用疎下嘗用簡上嘗用繁而上
下之蔽愈不可治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詩曰之綱之紀
燕及朋友其於體數至備矣諸士其亦暢言之乎

平虛而論七文七質之變不如一名一實之定一名一實之定
不如一體一數之正也何謂七文周監始作王畿萬乘九一不
會百萬之卒官師爲長三百六十人五繫在懸二宥無刑親拜
其尸君拜其賓匪頒之餘牛羊成羣施於兩漢晉唐宋元皆有
戶口千萬官師十倍勞金斤數齋帛車積下及野老時賜名秩

及其弊也守銓句除嘗三四萬人此爲七文何爲七質新邑已
建工僚不設遊田不供臣采食籍其大師不過七萬二千人三
軍半之司寇之禁寄於軍正庶士之賜不及車馬施於兩漢晉
唐宋元亦有鈞駟不備輓輅維億卿士攜漿臺郎厲食饋衣羸
馬以垢爲潔及其弊也桑穰獸皮以亞金璧此謂七質七文之
國其君用之物豫以康其下從之享榮以清七質之國其君用
之藏固以安其下從之佩韞以輕自生民以來方字之廣又安
之久物采之盛制度之朴頒賚之節敷祿之嗇未有過於今日
者也而小小徵召則彼此囂然不知所出爲質則無以文爲文
則無以質如屋窮大不知漏處上視其下以爲漏生於下下視
其上以爲漏生於上上下相疑三年不治而風雨總至烏鼠生
怪夫君子口不言財然至於源委變化神明所出名實要歸講

之不爲不熟也凡經國之患不在於文質在於名實不在於名實在於體數仲尼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尋索步堵以知都邑管夷吾曰精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稷稷生四時四時風雨以知萬物夫天下之難知者未有過於都邑貨化災祥神物而聖人皆知之無蔽者聖人規心以圍萬物紆肘而託國邑去智與故以師量尺故其指臂白於山川精神敏於風雨無他則於已取之也古者天下未有刑兵刑兵見榮發於權度正變相授而治亂以出故內體之數是有臟腑臟腑治權權治金金治聲聲治樂樂治兵外體之數是有指臂指臂治度度治木木治景景治禮禮治刑故腑臟之有陰陽指臂之有伸屈受權之有損益受度之有正側發聲之有清濁垂景之有贏縮此六者分治內外變化所

出不可不察也不察其體不得其數陰陽不劑伸屈不停損益不生正側不經清濁不明贏縮不行兵樂始交而變干戚再變而有斧鉞斧鉞歸刑再變而發天地之藏朱丹青沙鉛金銑金爍然歸水而臟腑九變體數盡矣刑禮始交而變侯撻再變而有桁楊桁楊歸兵再變而竭天地之用榎楠杞梓芟蘆竹葦爍然歸火五木歸火而指臂九變體數盡矣故天子之患患不聞道不聞道而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銳志銳則上侈上侈則漏生於上不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蛻志蛻則下弁下弁則漏生於下天子不聞道而不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奮志奮則上僭上僭則漏生於上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苓志苓則下竊下竊則漏生於下故不聞道而曰天子不宜知會計出入又曰天子宜日知水旱盜賊者此皆所謂無術也天下之道至

易簡者曰權曰度其至繁多者曰官曰賦繁多而險阻則曰刑
曰兵聖人以其易簡制天下之繁多故得以其繁多散天下之
險阻權平之以參度平之以兩二者天下險阻之所從散也權
參而度兩矩兩而規參用兩者執半以照中外用參者抗一以
周四裔聖人之照天下未有易此者也聖人之照天下謂吾不
知天下之險阻而求之繁多勢必以其繁多益吾之險阻既知
天下之險阻而猶求之繁多勢必以其險阻滋吾之繁多聖人
於是一意歸之易簡故易十八變天道窮蹟古聖人未之盡用
也有熊以戰始於乾坤殷高以克終於兩濟始戰有先罰終克
有後賞賞罰持端春秋以生春秋者兵刑之宗也春秋文成千
二百餘事參之以爲權萬七千餘言兩之以爲度其大旨欲歛
天下之刑兵以歸之於禮樂故兵制大偏去其一旅以爲一師

二千五百人甫刑之罰去其宮刑及其大辟二千五百屬春秋
兼用之而體括於二百四十有二夫聖人之意猶以三軍五罰
爲盡之而不敢用也故天下之言體數者至於天地則止矣天
地之體數一內而一外一遠而一近一贏而一乏一生而一死
生死贏乏相爲遠近相爲內外生贏之數注於遠外則死乏之
數注於近內死乏之數注於遠外則生贏之數注於近內慶賞
刑威食貨賓旅相代爲候以審其處故律度之變金木之沴禮
樂之壞刑兵之亂彼此相蔽至不可詰而其大率必倒其遠近
覆其內外聖人爲正其權度明其規矩以天地之體數引其指
臂導其臟腑相配則已矣夫以帝王之肘臂挾聖賢之臟腑疑
歧而出之卽天地亦頽然無以立體聖人又何恃而不蔽於天
下聖人之所恃者物各有度彼此相御自然而止窪科止員平

科止斜過鑑溢衡則歸其家復之過七日臨之過八月臧腑之過斤兩指臂之過每尺聖人皆懼之而不敢用也古者大國提封千里爲田百萬井去三之一爲六十萬井方里簡一猶得六十萬人四■倪髦游職居箸義行孤茶不在其數晉魏而下中畝三升百里損益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去三之一猶得一百五十萬斛足食七萬人關梁鹽鐵桑麻漆竹茶酒陶楮不在其數凡國五百萬家一歲貢士三四十人斷中辟十數人科謫百數十人其無狗彘負踊而犯者則亦鮮矣卒有匪茹百里之國率六千人人食三升裹糧五百四十石十里之城四百三十仞十里之渠十八萬尺耰耨呼集三日可畢也又卒有動千里之國六軍用單三萬六千人人食五升裹糧五萬石十里之城七匝之圍二十里之城三萃之合不出旬日蕝巖可拔也且毋

多舉古唐人三旬而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楊朝晟猶以爲久宋人以四萬夫脩濬汴城河二旬畢役陸九淵猶以爲遲張奐二年而破燒當諸羌費錢四十五億段頰猶以爲多王播在關中歲入百餘萬取諸宿逋李珣猶以爲厲百姓東陽令歲入十倍不取於百姓文侯猶疑其取於士大夫韓滉歲貢數十倍不取於關梁天子猶疑其取於商賈故謂天下之大句股率萬萬里輸糧六七百萬石應十數萬人常不當古百里車徒之用者是仲尼周公所抑思而不得也魯者天下之脆國也成王者天下之弱主也以天下之脆國應強諸侯索戎賦之不暇而仲尼許之以霸東方其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以天下之弱辟御新土宇慎庶獄之未能而周公許之以討天下其書曰尙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

黃海集卷一
五
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夫仲尼周公豈不知僖公之才不及太公成王之才不及神禹而遂駕於太公神禹之上哉所以持論若此者天下之治總於律度四方之敗發於刑兵立微而射明握少而治多干戚未動鳥隼龜蛇已告成其處矣且聖人之意不獨爲此也嚴王之才不試於戎兵則必試於庶獄試於戎兵太師有以聽其律試於庶獄太史無以察其度和王之才不攝於強敵則必攝於孔壬攝於強敵大人有以引其量攝於孔壬長子無以正其尺夫使人主之才不試於戎兵而試於庶獄人主之威不攝於強敵而攝於孔壬雖有十數聖人豈能手袖天下而正其刀尺乎故天子之與臣下各有所守也爲天子者與天地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地爲臣子者與天子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子知體者不以險撓易知數者不以阻撓簡周書曰水

之流也固走下爲天下者用牧火之殫也固走上爲天下者用大略天下大略固非苛細裒會者之所能舉也號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再倍之以爲官三倍之以爲師十倍以爲材百倍以爲穀人穀之登天子皆拜而問之官師之登天子亦拜而問之用人與師而過五倍用材與穀而過三四百倍則天子不得而問之矣天子所不得而問者是神禹之智窮於幕鼎而離未之明墜於反鏡也六府之治有寄有取有生有歸皆生於身而合於天地水火之於六府濺勺耳天下方行日選而不竭無他則寄於天地而取之日月其寄之天地者體也其取之日月者數也其取之而復歸之歸之而復取之大略也大略不得十牧九失雖聖人爲治無菽粟之足而又爲金幣以代水火以望日月登龍四顧唯虞其竭夫使金幣能言則必曰吾幣矣故謂

之幣也使菽粟能言必曰吾足也故謂之粟水火相視亦粲然而笑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聖人有不弊之道募民而墾田無可募之民募田而營屯無可營之田徵商而市邊無不散之商開邊而募商無不隙之邊置官而鑿金無不漏之官買金而置泉無不竭之泉納粟而名錢無不走之粟贖刑而入鍰無不攫之鍰然而聖人有道則權度不失權度不失則風雨鳥鼠皆安其室而守其籍夫古之聖人亦嘗有大故蠶淫窄疇而禮樂征伐不失其數豈嘗虛俎而獻抗拳而起哉故有道者守其體數而天下已足也不得已因其體數而變之齊桓公一日而素賞四萬八千金一日而素復五千四百萬金漢武帝一日而素封十數通侯一日而素奪十數通侯詩曰挹彼汪茲可以濯漑今天下武爵六七萬人而疆場苦無一卒歲賞夷六七十萬金

而草筍不得一矢誠令天下武爵一切從軍營田自實眾可以不更募俸可以不再給諸無名田不貿自出不則因而觸之使天下衿弁統於郡縣郡縣自爲將帥重保障之職以收武衛之實立勸農之使敦商之吏使天下丁壯反於南畝心計集於中市乃就長吏以授農商之官令諸無藝剽暴者得歸而問業因以廉其拳勇引之實邊藉其諸君吾子殖之曠野從其長吏擇便走聚又令沿邊撫賞要害之處雄結子弟取無名賞收無名租別爲一軍斷其驚桀得一當而止使必勝者在於我所哀者在於彼故以一軍收數軍之利一舉控百舉之勢賞可以餘餌糧可以重積不則因而反之使天下精騎歸於曠衛簡十五萬之卒參伍而取得三萬人靜則鷙擊動則鷙舉居重而馭輕隆本以舉末近者可以不斂遠者可以不發行此二者不出數年

而天下之賦三倍至矣然且君子不談者天下之患皆生於不聞道而輕變法輕變法則天地墜其體數而欲亂體數者雜起且猶是表景盂水之天下也上言財則下競財上言兵則下競兵上言刑則下競刑禮樂道德猶相視以爲通禁也下進其毛孔之垢上衣其不漸之賦一狼而走干羊十穀而易一牝扇騰已竊猶且謂筭鑰在是者是爲任體數之蔽不任體數之蔽乎蔽未有歸而祛蔽者四出雖有智者詰目於面不見耳鼻則自謂五官相誑也喟然而太息故爲體數者之窮也非知有體數而窮不知有體數而窮也非任體數而窮不任體數而窮也日月體數一寸千里故不蔽於風雨雷霆體數一尺百里故不蔽於土石聖人體數與天地埒故不蔽於天地夫使聖人得其體數不動聲色正容而治之雖使石生數馬曾子駕羊七聖命之以適襄野未爲不治也使不得其體數坐萬物而請之雖使軒轅貢其莊山公望董其園府武王戍其童泉魏絳陳其安懸夷吾頒其石璧隰朋收其季絹質爵成行汰士如林豈可奏辛趙之績收申商之理哉故曰園桃非桃也灸籩非籩也輒在軾後非反也體數不傷則細大俱捐一以爲玉戚一以爲朱干天下有道圭尺之南風雨時旋謹從之游焉耳

言功第四

問敬應之報存乎納言納言之道歸於試功試可乃行屢省乃成古聖人之重言功如此也言可嘗試而功不可嘗試以可嘗試之言程不可嘗試之功其道必使人喜功而尙言聖人於此抑有所處之歟且聖人之意在重報功而其勢必重車服重車服以報言功則聖人之與士君子皆相報於功名之路而言功

不至者又以讓取名然則讓爲聖賢者設歟爲頑讒者設歟春秋稱三立而言與功居二易稱九德而謙與異亦居二德居言功之先而讓居言功之後聖人不言德而言讓將留德以厚言功之地不欲先德以柔言功之氣歟抑言功可見德不可見言功之與車馬皆爲德而試之歟抑有德者不患不讓有才者不患不應而敢不應敢不讓皆爲頑讒事歟管商申韓先後同治其大旨欲黜無功之爵賤尸言之士獨是教應教讓者歟聖人異器晉人之敦讓箋唐人之立讓法豈猶不知聖人之意歟夫聖人教應則喜名好功者莫不應教讓則避難藏身者莫不讓故甘美則有眾應危苦則有眾讓眾應則莫肯讓眾讓則莫肯應今疆場之事累歲不立東討之策無人敢發言功屢絀而車服不尊使禹稷省成將繇何道以還於古歟

明主不樂人尙言而其道不得不貴言不樂人尙功而其道不得不貴功不樂人飾應飾讓而其道不得不貴應與讓何也世不能常治人不皆君子危苦則君子嘗其言功清平則頑讒享其車服嘗危苦者其意旣不在於車服享清平者其意終不在於言功天下相戒以言功爲危苦之禍車服爲清平之福聖人恐一旦有事而慢易昏墊者呼不及覺故揭其精神於車服之表呼之以讓曰誰敢不讓呼之以應曰敢不敬應夫聖人在上不能使頑讒化爲惇庸囂違反於林薄又爲車服以鉤之課責以推之使其前有倖心而後有懾志乃曰誰敢誰不敢者是車服之去侯撻幾何逃虛之徒乃有亢意而薄聖人之事者矣夫聖人於此固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何也天下言功之塗必不可閉而頑讒之生必不可絕頑讒之才足以取車服而遽奪其

車服必無以厭頑讒之心聖賢之德足以掩言功而遽鏟其言功亦無以塞頑讒之口聖人能使君子昧死而謝言功不如使頑讒稽首而謝車服君子昧死而謝言功聖人亦不得分食其德頑讒稽首而謝車服聖人乃得以漸收其功故聖人於此有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咸爲天下使也夫使聖人不爲天下則其釋道器而游神明固已久矣方堯禹之時天下之大東漸西被北迄南暨尙五千里以爲荒服即使洪水不平懷山襄陵東西南北亦自在也猶且皇皇胼胝而爲之且當羽陵而後九潦亦且殺堙鄣亦且殺鳥獸龍蛇亦且遠禹起而乘之事半功倍矣圭旣告宜遂杜口不復稱功而乃敦循其意重復其辭若恐虞廷不復知隨刊之狀艱食鮮食之苦者夫豈不謂後世臣主暇豫吾吾安知民依頑讒之徒從而導之必謂洪水鳥獸不足

以殺人陵谷之夷巢窟之平數有適然無煩睿慮乎夫當朱共之時器訟違言亦豈不曰蠻夷猾夏四表猶在也龍蛇九年亦且退矣堅持數載而報績已就吾紀息壤銘石郭從中上下之耳堯禹於此則固有所不可也堯禹之所不可者是精神之本天下敢不敢之所從出也凡人各有所不可則有所不敢不知其不可而敢之謂之頑子知其不敢而可之謂之讒人可之而應不可之而讓敢之而不應不敢之而讓聖人於此固未相強也聖人雖不強人而人終不敢以自強精神獨發則天人交應慈子不得以受於父嚴父不得以授於子而世猶且薄之以爲是喜功名者之嚆矢君子亦慙然以是爲詬厲夫天下之好名喜功者非盡頑讒人也其德不足以斂言而又惡天下之厲言飾功者矯虔以竊聖人之車服聖人者鎮之以樸示之以敬屢

省而出之皆足以警世而作天下之氣故聖人之誘言功不若絕頑讒者之痛也且天下之言功繫於車服違訟繫於簪帶此宇宙章途經首之會非聖人君子所獨取也君子脩德既不可以自試論功又不可以先舉而無開眾之言底可之論以削介圭而塗槭秘卽聖人何所著其夢寐聖人不著其夢寐而又爲惡名與功者之所挽洗則頑讒并出而乘君子之器使君子不爲天下則君子之釋道器以游神明固已久矣聖人與君子所縮其神明而游於道器則均之不得已也車服者道器之間也道器相縻神明乃致爵者可縻之物鶴者不可縻之物也馬者可縻之馬客者不可縻之客也以其可縻致其不可縻者以其可縻致其不可縻者曰卽不可吾致吾意焉耳君子之與聖人宛委相須於竹帛未吐鍾鼎未范之先夫亦果爲誰使哉且天

下之言功出於神明非聖人君子則固莫之別識也君子之言有言之不試而亦見功者有言之立試而亦見功者有言著於功試之而邈不知其功者有功著於言試之而邈不知其言者言之不試而見功者逆旅人之告太公也太公將都於營丘發駕未夙營丘去萊夷百里而近新政不夙萊夷且作逆旅人曰是人君也而寢甚安非就國者太公驚覺朝馳而有營丘此言之不試而功者也言之立試而見功者杞人妻之告頃公也頃公已困於鞍山徧拜國人謝却酒肉一日穀杞弓不洞將殺弓者杞人妻曰引弓之法手如植枝右手發之而左不知頃公如之一發而洞七札此言之立試而功者也言著爲功試之而邈不見功者周公之告武王也武王克商問於太公太公曰愛屋者兼其鳥不愛人者及其骨餘問於召公召公曰天作之孽有

罪者殺無罪者活問於周公周公曰各田其田各宅其宅何罪何辜唯仁之親武王聽之崇朝而殷人服此言爲之功試而不知其功者也功著爲言視之而邈不見言者王滿生之告周公也周公將東征十夫之外無有與者契龜屢吉三月而未出師王滿生請問曰遠言必入將入乎無公與之入大言必立將立乎無公與之立要言必嘿將嘿乎無公與之嘿於是公遂東征一日而武庚平三年而奄人服此功之爲言試而不知其言者也夫此數言者豈嘗爲功庸發而車服使哉天下有必應之言必應之功聖賢之與婦女子學士之與道路人同發於神明而宿於道德應而不知所以應讓而不知所以讓雖後世聽之猶不知其意而智者以之立譬聖者以之立決天下之事則固有

大於營上之舍深於鞏原之恥微於克勝之舉危於鷓鴣之取者也天下之欲進言者則固有良於逆旅人之主精於杞弓人之婦明於田田宅宅之論辨於入入嘿嘿之譬者也而俛仰倭遲乍對乍退或十數年當讓者卒無有一讓當應者卒無有一應天子課言則卒無有一言天子課功則卒無有一功若天下之爲道德深至若此者何也人皆樂爲譌言以希不可試之功人皆樂爲譌功以持不可試之言嘉種已播而稱毛茹龍蛇已放而戮游魚鳥獸已舞而教侏儒彼皆自知其不可爲功而不肯不自爲功勢必挫聖賢之功以文其不可再試之功百穀不降而侈麇麻白魚不登而貌龍蛇侏儒不誅而勤茗華彼皆自知其不可爲言而不肯自爲是言勢必挫聖賢之言以文其不可一試之言爭讓見端而言功道德邈無一是則不如其委之以爲是適然而已天子卽明知其不然猶必且可之且與之以

觀其再試而鼓其應事夫使唐虞之時水潦有適然氣數可徐
回即使禹益拱手而讓朱共皋陶懸書以招巢許何傷乎亦誠
有所不可雖頑讒亦自謂不可有所不敢雖頑讒亦自謂不敢
故共驩投畀而無尤巢許長往而不悔也且夫三苗者神明之
胄也弗服者頑讒之罪也以神明之胄負頑讒之罪克之不爲
武勝之不爲威猶且暴師經月舞羽七旬以必格之爲是令有
蠻夷寇攘內於門廷剝膚滔天使天下凶醜觀變伺隙欲奪三
苗之跡奪熊羆之業禹稷卽不暇皋夔之徒必投金矢棄羽籥
不裹足而從之從之不可天下亦不敢以貶皋夔之道少皋夔
之烈而今且以是爲詬厲故曰車服生耳大功不起車服蒙戎
美言不從天下共賤其言功天子不能孤貴其車服天下共賤
其車服天子亦不能孤貴其言功欲使天下共貴其言功必使

天子陰尊其車服欲使天下共尊其車服必使天子明貴其言
功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弊式者造車之始弊
者授衣之終也始德不永則終德不著天下言功之賤則自有
宋而始也宋起極敝羣臣懷詭不敢自拔范質濡牋而讓於前
仲淹韓富援筆而不能持於後王沔變髮而應於始荆舒韓絳
納履而不能救於終淳化至道之間堂陛亦未甚濶也一日大
臣去位天子疑其滂沱錢樞密曰人臣謝事亦有風望何滂沱
之有熙寧元豐之間是非亦非甚晰也一日外臺論人中樞欲
令別白王左丞曰吾儕終日不唯則阿非小人而何夫居者所
以爲應也居不足以明應朋友自疑其唯阿行者所以爲讓也
行不足以明讓天子至疑其滂沱讓應無當而言功坐絀言功
坐絀而車服道器終不貴於天下天子卽甚神宰臣卽甚聖求

治卽甚銳爲謀卽甚臧亦安能與滂沱唯阿者舒明試之光而發車服之色哉且無論宋事當成宏時風雨未陰名賢輩出泰和茶陵委蛇於先安福淳安綢繆於後華容鈞陽匡襄於裏三原九皋頡頏於表而少少差池錙剡俱失劉馬蒙朔洛之聲楊李坐容容之福柔者東於徽縲強者拆其羽翮乃有求應而不得應求讓而不得讓亦有得讓而不敢讓得應而不敢應者故古今之人情不相遠也雖有聖王不能謝臣下之言功雖有聖臣不能謝天子之車服貴而用之則莫不貴賤而用之則莫不賤值其所貴雖蜀相有伊呂之聲值其所賤雖宣公無甘咸之業值其所貴雖景略與安石齊徽值其所賤雖崔浩與明月同傳貴而不成雖荆舒抗顏於管晏不貴而成之雖李泌遜蹟於留侯故曰儒臣不勇退則介士不勇進矣智臣不舍官則愚臣

不舍命矣小臣不好名則大臣必好佞矣車服不足貴則言功不足敬矣言功不足敬則道德不足信矣人皆自敬其身而後有以敬其名身名旣應精神始得精神旣得而後天子不敢賤其言功天下不敢賤其車服張仲之孝友不以棲棲而貶德吉甫之清穆不以孔棘而厲音如必飾應以逃於讓飾讓以逃於應則天下何堪多讓乎大寧之方輪臺安南之方珠崖河套之方十姓是則已矣金城涼州猶且衰漢之所矜也今以疆場不戒而坐棄數千里之地一握尺五以自爲邊使驕將悍卒驚然比於藩鎮又安所得賈捐之杜欽之言而稱之及今之時闕敬應之門定敬應之庸明發東征之策敬問廷臣有如充國奉世之言者使自領之能者則應不能者則讓應讓之間兩言而決耳何至十三載彼此聽誦倏對倏退乎詩曰君子之車旣庶且

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君子之車馬即甚閑馳亦豈以駕無功之輿而應空言之肆哉

道業第五

問道生業也道成而著爲業業成又還於道人皆趨業不能趨道故以有吉凶者爲業無吉凶者爲道易曰吉凶生大業使道無吉凶則不生吉凶使大業生吉凶則吉凶不生大業古之超然免於憂患者是爲廢道歟廢業歟天下之道業極於仲尼周公而自二聖人後無復明其道居其業者管仲隰朋季札史儋皆在周公之後見周公之書脩其業不能盡明其道張衡楊雄王通邵雍皆在仲尼之後見仲尼之書脩其道不能盡知其業夫周孔則固有隱歟周公之教人曰敏至聖智仲尼之讚曰易知簡能聖人之視聖智知能猶人之有言語飲食豈亦存其道

不設其教存其業不傳其術歟仲尼之讚大人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子貢之讚仲尼曰聞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世莫之能違若是則聖人雖生存百世無所憂患也而周公曰我不敢知後世有存其說者曰非臣逆覩仲尼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後世有存其說者曰天下皆憂吾能無憂乎天下皆疑吾能無疑乎夫使聖人不與世同憂患則無爲貴道使聖人與世同憂疑則無爲貴業矣太祖嘗告侍臣曰有能知厯年之道興亡之數者朕不憚通侯之賞今二百餘年矣竟無有能知者豈古無此學今搜大禁實不道與抑難言罕聞不可正告與抑食寢累人未能仰思經術曖昧遂至是歟爾兩浙名賢奧區山川清淑當有起而共證此道者雖不我告吾其與聞之攬世於無爲之鏡伏國於自然之策千里瞻言以道彌綸此非

末學之所能爲也古之學者至老而學十年而變變而逾上故其道參於天地業並於日月今之學者重學而已三年而變變而逾下故其道極於趨時業止於干祿繇斯而談聖無定體明無恆質積學而成宜若可爲也古之教者童而教之本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夫自典謨以來文王之稱至傳說之稱敏此自曾閔所不能兼也里塾之間曰舉六德曰仁曰義曰聖曰智曰中曰和夫自宇宙以來堯舜之稱聖智仲尼之稱中和此自湯武所未能備也以曾閔所不能湯武所未備而日課之童子聖人不以爲苛以童子所肄辨里塾所誦說而日課之聖人聖人亦不以爲過然且後世學者以敏至聖智決爲聖人上事遙舉以奉聖人聖人亦遙然不敢窺足其下者何也夫使敏至聖智決非童子所能幾聖人必

不概舉以授之里塾使敏至聖智卽爲孝弟仁義聖人必不更題之以爲後世怪夫聖人之視敏至聖智蓋亦猶嬰孩之視聖人不怪也雜記曰孳薄之卷反於天地泡沟之成近於太清髻鬣之爲泡沟孳卷者至矣萬物之成皆成於泡沟其生皆始於孳卷三代以前綠圖元主不復可稱也方武周之時家人父子晝夜仰思規爻矩象其初無所傳受纂承亦若是而已矣文王起而三齡以與子周公起而三齡以與兄武王寤而知西土之不靖召公契而知灑澗之復興以爲是按爻象而得之則今其爻象俱在也以爲是不按爻象而得之則所謂卜年卜世者安取乎夫道生於孝弟仁義而孝弟仁義又生於道業生於悔吝吉凶而悔吝吉凶又生於業道業之端在天地先聖人不知天地則終無所爲道故至者極之所謂靜也敏者日之所爲動也

孝者氣之所爲報也極出有高下而日行有南北行舒者以爲仁行疾者以爲義日行有南北而月生有盈虛生盈以爲聖生虛以爲智月生有盈虛而氣交有分至交分者以爲和交至者以爲中此九者道業之所由生也道生則已聖人無生而聖者因而名之曰德業生則已賢人無生而賢者因而名之曰藝故射御者聖人所孩天地之具也射之有殼的御之有銜轡射之有張弛御之有緩急射之有登降御之有進反聖之則曰極日月曰氣孩之則曰射曰御使周公仲尼治之則曰禮樂使史佚游夏記之則曰書數聖人將悉舉以教人則人皆蛻其嬰孩而騁志於天地不舉以教人則人皆委其天地而嬉志於嬰孩不得已陽繫而陰寄之若爻之與象也爻無所効象無所像則折管斷灰了不可讀亦謂是畫一畫二偶斷而奇聯已耳聖人以

爲後世而有天下之寄者必不敢不求其故而精於其義故周公之所裁仲尼之所存其義類可貫而陳也仲尼周公之於天地亦猶嬰孩之於聖人而二聖人者皆質然以爲天地之無異人又若以爲天地之唯然從已也周公曰吾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其告太公曰是其後世必有篡弑之禍矣夫周公卽才宣遂過於武王太公卽亢宣遂攫於大厲而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太公之終於篡殺周公皆質然言之無所避於操契仲尼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其告子路曰吾行三軍子不得與也夫仲尼卽祭宣遽不借子路子路卽戰宣遂不從仲尼而仲尼不食子路之福子路不與墮都之事仲尼亦質然言之無所畏於操轍夫聖人所爲此則必有道矣而斤斤質言若塾師之提誨髦士之誦說者則聖人所爲道業舉可知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

也駟鐵之風變而非羸之業興車鄰之刺明而閭樂之禍絀江漢之風成而芊熊之業興江漢之雅終而三戶之烈絀清問之編出而金人之銘興費誓之編終而守魯之澤絀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文王之興三百八十四年素王之興二百四十三年倍素王之年以爲霸帝之年倍霸帝之年而反於文王之年文素雜環起於易者終於春秋起於春秋者終於詩書文王之治一而素王之治四是其不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東山之業衰而有爲舍爲舍之業衰而有新室新室之業衰而有典午周公所不能治則託之仲尼仲尼所不能治乃託之元魏上下春秋四更其始周公東望而寄歎於東室仲尼西望而寄慨於■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書道六代五十九際六王之所治或存或亡

因而六之三百五十四歲三十六姓六正而六變詩道一代三百十四際一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兩之五百九十二歲兩姓三十五王再正而再變詩書間起積千一百六十歲而復反於易始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詩無定際易有遷候九野三垣列國所循或司風雨或司星辰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陽一至而二民陰一民而二至陽九之後有陽七百六之後有百八周室三十四王漢室二十七王宋室十五王少則民隆王多則民窮周公治少而仲尼治多陽以七而窮陰以八而終周公不治其終仲尼不知其窮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水守而火攻地戰而天還弱王強臣中更其端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禮有無刑之度樂有無聲之律周秣八百五十有二

其晷一尺其律中於太簇益晷二尺其律中於夾鍾損秬三百三十六以上生殷殷秬三十一至五百一十六歲益晷二尺四寸其律中於應鍾損秬四百四十以爲夏秬十有七至四百一十二歲杞宋不作繼周末起仲尼能言則存而不議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兩曜合治五緯交錯每十八變而詩書更秬人事之災六九而天地之災九一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故聖賢之道無不可知者也自羲軒以來宇宙之奧義周公白之周公之所未白仲尼皆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正告之不足而又訓之訓之不足而又舞之蹈之然且天下不悟者則是天下之難悟也聖人知世之難悟不敢以道強聒於天下猶冀世之有悟者不敢不以業尊於身故六代之禮樂周公皆舉而行之周公之所不行仲尼皆舉而張之

非徒張之又更端焉仲尼之所以更端者何也謂天地之樞命帝王之要會非大聖智敏至者則不足以窮其奧聖智敏至不恆有而其端又終不可蔽於天下則必有姦黠之雄起而竊之姦黠之雄睨竊而獨至則必有魚狐巫鬼煽其陋說以誑諸庸妄男子若謂是古之聖人所未嘗說者不知古之聖人固已深著其事舉而授之里塾童子防維之若此也故聖人之爲道業終始九變愈究而愈至所爲萬世防維者備也凡業始變自易而下各以倍起春秋四倍有虞而有憂憂不勝其虞其始之皆爲公侯相遇其終之皆爲強臣殺主書道六倍多患而多故患不勝其故其始之皆爲君相禪授其終之皆爲裂國誓主詩道一倍有憂而有樂樂不勝其憂其始之皆爲禽鹿相求其終之皆爲感國百里其中間無故小小災眚不過明禮樂重政令弔

死問孤脩舉廢墜而已四業既窮則易道復起易道復起則剛柔消長終始其事日月既以明陰陽既以調中間無故小小災管水火之孽聖人亦不能盡治也古之聖人既知其道又知其故知其故又知其序故能先物而爲之地先敗而爲之所聞怪物格命不改志見劇難不避卒然有變不設而裕有邪說扇妄依鬼神處日月以亂黔首者必正斧鉞而誅之所以率帝王祖道德敬事天地之志也天地之道無過於孝無過於仁無過於義而易詩書春秋兼用之泝其淵源根極不動敬靜以虛則謂之至日乾夕惕不疾而速則謂之斂方而矩之謂之聖圓而規之謂之智夫是四者非學慮之所能至亦非不學不慮之所能至也率孩赤之不學慮以至於聖人之學慮反聖人之學慮以至於孩赤之不學慮其所終始則唯是圭黍之內或絀或贏言

語文字之所不白者耳而天地以之命運帝王以之命祿麟鳳以之來災管以之平九變終始與之俱出與之俱反故自仲尼而下子思子既歿未有知仲尼之道仲尼之業者也仲尼以其道還之天地以其業還之文武周公微引其辭以爲是不盡意者後世亦因而錮之以爲是聖人之意不復可見矣夫使聖人之意不復可見者則聖人不爲易詩書春秋聖人既爲易詩書春秋則聖人無復不見之意不見之事而天下猶難悟若此故自聖人而後聖人之道業不復可志矣方周之中葉天下喁喁望楚與晉有周之士起而正之以爲是年秣未艾使譎者不敢舉其隧力者不敢抗其鼎方漢兩衰天下蚩蚩屬新與魏有漢之士起而正之以爲是春秋未絕使閭者馘其周公雄者訊其文王故聖人之道所藏天下之固若此也自有開闢以來天地

之奉聖人聖人之答天地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周得其祿而不得其強漢得其強而不得其祿至於今日而乃兼用之推於律以得其本相於晷以得其度稽於祿以得其次觀於象以得其步易以得其體春秋以得其數詩以得其候書以得其序三代相嬗未有盛於大明者也聖人之道盛則異類之運衰聖人之業興則異類之禍熄以周之盛北不踰徂岐南不踰江漢猶且薄伐經營滔滔洗洗不勞侯國而天下告成豈徒伏元老之聲師虓虎之力乎故國不患不富畜道之爲富不患不強脩業之爲強召公之富不及太公周公之富不及季氏箕子之強不及薰粥禽父之強不及韓侯而乾良之限以策二南各八百年箕封東服亦千數百年淳維之裔最梟雄者或百餘年或八九十三四十年止矣故遼夏金元之熾未有過九十者也河套餘

孽襲衣裘稱名王亦五六十年矣而捕漢間之其勢一搆不可復已必共敗而燔幹難河之侈兩相并於今四百三十餘年辰數已浹而復蹶不離必合不合必離潰瀾相搏不復其始此亦不過數年廢矣聖人不恃吾道之常勝而恃吾知四方之有敗不恃四方之不敗而恃吾業之可以貞勝故富有天下而憂不富強有天下而憂不強此兩者非聖人之憂患也聖人所憂患者世共棄道必無有休明之道世共徙業必無有一成之業道業昏忽而庸妄男子皆得指眉睫撫利病以燻訐謨而撓聖人之勇周公之誅奄廉破斧斨營洛都仲尼之誅萊夷復鄆謹墮費邠有是三者道業不益尊無是三者道業不益卑然且聖人必爲之者聖人有所受於天地逆知其所必至奉而行之以滌蕩逆惡而反本於德行故聖人者天地之孝子脩其

道業以達天地之志事也周公之志在易其行事見於周官仲尼之志在春秋其行事見於孝經春秋之禍漢周官之禍宋猶易之禍晉詩之禍唐非道業之疵爲道業而不達於天地之志事急富強以長逆惡者之疵也故爲人子必知父母之年而後左右無方得以盡其事爲天子必知天地之年而後損益百世得以盡其志周公知成周之年而不可以告孺子故其辭曰我不敢知有夏歷年我不敢知有殷歷年仲尼知春秋之年而不可以告門弟子故其辭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使聖人不知天地之年而泛泛焉圖緘膝沐浴之事此猶之以君父博塞耳聖人亦何利而爲之齊桓公謂夷吾曰吾有四不幸可以霸乎夷吾曰是不害霸惟優與不敏乃害霸耳優則不敢志聖人之志不敏則不敢行聖人之事不敢

從聖人之志事則必以聖人之道業爲戲以聖人之道業爲戲則是仲尼周公者皆踞百世而而謾人也夫抱成周之韃包天漢之士得聖天子而事之猶逡巡不敢談王道慙恚不敢擯霸業少少禍釁則彼此驚顧援衰季之事談補苴之術以爲周孔而在禮樂征伐亦不可遽舉者烏在不對夷吾而稱優人哉

戰法

案此及下邊計皆武試式士策從鄭
中書 麓本補錄宜與兵術篇相次

天下之大毒二曰刑與師刑者法火內陰而察生師者法水外陰而察死二毒者持之皆屬於極創而天下之生必因之古者有士師而無司馬將動大眾則用士師之法律士師之士故法者大眾所同致而律者兩家所共治也律以共治刑以眾致故士知所以死知所以死則天下之毒可致矣司馬法曰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夫師者以死爲正者也而又曰上死不勝然

則上不死者勝乎夫不死者勝也死者制也上不以死爲勝故約死者不輕以死制勝故輕死者得正師曰剛中而應行險而不陷此兩者生死之所決勝也自有■覺而來開鐵以東行險而陷於前遼瀋以西不應而陷於後陷前則死陷後則不死死與不死皆不得正然則執事之意固不在於責死而在於責勝也夫責勝者以智爲主而後膽次之智先於人膽先其身見遠者數長數長而後其勝可制也今無千里之聽百里之眎號令未出而敵人之騎已搏於巖城之下故議戰則恆不得戰議守則投礮而破此所謂俟其議定則吾已渡河者也夫火行法自近也水馭術自遠也水知千里之虧審微以決之冒險而往千里不失火知其賊發於左右故近灼必焚亟搏而滅今不得此兩術者而亟圖一戰是四路之所以敗也敗死不復則其數必

不死必不死則必不戰爲上者又爲不死之毒以服之則死不戰不戰又焉取勝乎尉繚子曰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夫使其灑不足以畏其術又易以侮雖將百萬之眾日殺白馬先誓而食之無創也又况於不自畏以爲民首乎故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卒以五十萬之眾爲一死賊者非以五十萬之眾爲一死卒也執事流覽古今名將皆粹於應變以寡制多若廉范之治雲中不檄旁郡藝炬而躡夷師李靖之出惡池不約諸將踰險而擒頡利裴行儉之制定襄不衛糧車伏甲而殲突厥以彼所值亦皆勁敵也而或以數千騎或數甲士承蜩而取之彼豈粹以力搏者乎皆智爲主而後膽赴之明決者起則銜鏃相及也故有雲中之事而楊璇以之揚灰而制蒼梧齊賢以之負芻而破契丹是曳柴之故智也有惡池之事而李愬

以之冒雪而犯蔡州狄青以之宵飲而入大理是趙壁之循轍
也有制掠之事而遣糧汴水祖逖効於魏伏甲蒙船克宏試於
吳是木罌之餘奇也故智患不練練則智生膽患不練練則膽
堅膽智之於人亦若水火之於土石也決索則得之亦豈有神
鬼哉今之爲智者不用以決策而用以私鬪粹不能生則以之
死粹未得死則以之生以不守則罪戰以不戰則罪守是往事
之不復也今又且歲寄譎於關■軒然伏爪翕齒以候吾動
東西眈眈相眈隙逐此何患不戰患不得所以戰者耳執事閔
然痛戰之不力思以五死制必勝之士夫死非士之所避而勝
非一死之所制也今卽謂餽募之事談者已多朝鮮虎兎廟算
制之非多士所與然使不以多士戰則已必以多士戰則東約
朝鮮西結虎兎不可以不審也夫不約朝鮮不結虎兎則其勢

不可戰約朝鮮結虎兎則其勢必不可戰不約不結而不可戰
者■無所繚繞之數短於彼彼必與我急搏於嚴城之下約之
結之而不可戰者■因以繚繞我數亦短於彼彼又急搏於嚴
城之下夫急搏於嚴城之下者勝自彼制勝自彼制則我有五
陷焉易不可避阨不可邀一也風雨去來我不能知二也敵糧
無戒飽逸共之維力是眎三也迂直節促巧無所施四也多目
而視人肘足相及五也夫行兵之必藉勢勢必藉險險非一襲
謀非一設故曰決水於千仞之谿曰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皆尙遠慮而賤猝搏也今言關則但曰關言戰則但曰戰言舟
則但舟言車則但車咫尺之數已知之矣而又益之棄險以資
其利卽使吳璘疊陣王德巨斧武穆朴刀馬拒鹿車堵牆鋸齒
皆足以破鐵騎然至城下而投之安用哉故曰以車投車以人

投人鳩甲鐵杖及身而止無庸也善戰者必迂爲其道以取之水以迂而毒人火以迂而毒身毒身者去蠱毒人者去虺難以毒身又枯於毒人而厲爲一創者是以三軍之眾飼其蠱虺也夫當廉范雲中時漢室之威皆被於殊域郡又甚治度朝夕救必且至故范直以不救治之藥師守約皆襲百戰之威橫行萬里然每謀動諸將皆不及知故得以巧制之今之耳目候息皆以予敵聲響鏜鞳未吸未撫敵已先得之即使叔度藥師守約之奇豈可再試哉故善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叩人而不叩於人今謂之能殺人與西之能繫人者過也方縱橫時實翱翔其間破白羊骨取北關北關與新婚而坐不敢動又安得向爲我死乎我不自爲可死則必叩叩則必制於故之結不若散也朝鮮之動不若未動也所謂車戒

於出彘而馬慎於蒲草也我強則與強我柔則與柔是葦之束竹非竹之束葦也鬼之附人也於其柔賊之附人也於其強宋者天下之至弱國也范歐非天下之健者也永叔謂欲用橫山諸部必先藉戰勢之威仲淹以爲欲奪橫山必先掠之使我主而彼客兵法曰敵之所備者多則我所以戰者寡矣我之所備者多則敵所以戰者必寡矣今敵之戰我者皆不可知而吾之無戰者不出其計則是以專與敵也以專與敵則我倒爲客夫干羽戈戚非爲客者之所及舞也善用兵者先實其內而後圖其應先奪其險而後可以不陷故太公之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一篇才八十一篇不如易之二言也剛中而應行險而不陷剛中正也行險奇也正以應者可以使信可以使詐奇以不陷者可以俱死可以俱生攷古名將自明問而外若祭彤親異種而

鮮卑効能張奐郤金馬而東羌戮力應在外也令公造膝而臨
淮協心馬燧釋憾而抱真飲泣應在中也馬武困極而王霸發
師兩甄俱敗而周訪始戰不陷前也光弼移軍野水而夕反河
陽繼倫出遇大敵而銜枚躡之不陷後也此數子者皆不知易
而通於易夫使張祭無剛中之德則異類反戈馬鄩無長子之
謨則輿尸反日且使王霸周訪光弼繼倫之徒無出險之智而
爲此大創者能保其不陷哉故死者非士之所避而勝者非一
死之所制也法之言五死也曰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而卒
約之死正夫以極詐之道而約必死之正猶鄉飲酒而毒之也
殺士之半不足以爲威陷嬰兒於深谿不足以爲愛發墓剽降
戶取男子不足以爲怒燔帳獵寶不足以爲利義者雜愛與威
雜怒與利而出之則得失必半得失必半者猶之無創也故曰

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又曰刑極於無刑舍此而往則亦曰審計
明法而已矣以今之道欲圖全勝以靖方夏必聖天子赫然正
刑師之柄內以義正大臣外以義謝章死別生絕疑去祥
立百年之算自爲不可敗以厲於中其次者重葺五關脩堙陘
鮮水之治正告虎兔廟山以北西當之片石以南我師當之
我因以發關內之屯依於腓鋤度壘於田立十年之算爲不可
勝以待於邊其次者陰散西出廣寧之北陽勅樓船下四洲
之南鈔簡能將駐於二衛度可而進示怯而退務遠致而近取
之決算一勝則天下之氣可復也其最下者乃孤守關 增桃
林東勝之砦而久待客於薊門若夫變訓練之制策不動之陣
但簡勁卒十萬之數八分而汰五繩甲準鎧走兩尺之木伏七
尺之器噪千騎而蹂之再反不亂者此不出十日可戰矣馬隆

而上穰苴而下則亦猶人也何必孫吳哉

武試式士策

兵術

夫天下何事而可無術哉而況於兵世言兵用謀用智用機用權此兵之術也非聖人之術也聖人之術藏於愚孫武子之言曰使敵人不知其所攻守又曰愚士卒如驅羊而古太公之書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夫不惟愚敵而且愚其民不惟愚其民而且自藏於愚藏於愚兵術之所自起也神龍潛而虛無而變化於雲霧息之乎一而奮之乎時也聖人高視而遠臨深居而不覩顛倒奇正九地九天聖人且以爲寒暑風雨自然而不得不然聖人處之不驚而天下芸芸之眾皆羣焉驅於其中飲之食之作之止之合之散之生之殺之天下不出聖人之金鼓號

令而聖人何憂何嗇卒不自明其救天下正萬物之用故曰聖人之道如龍首微矣哉聖人之爲兵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術非道德仁義之失也以伯術爲兵術則失爾若夫聖人之術則道德仁義變化之總古來名將亦日用不知於其中合於法而勝不合於法而敗敗者固莫得其解而勝亦不識其機之何從轉而應之何從來然大要不出息於一而奮於時夫不一不可以爲乘而時至必不能已於奮此千古兵法之決而聖人所爲有愚色也聖人以爲事至而機生機動而智起萬變生於道道生於自然至於行乎自然而智名勇功盡消化於聖人之愚色矣其用士卒也呼吸生死轉之於高山蹈之於深谿奪其趨避而齊其嚮背民之愚性至此乃見而得致其專一之用豈有意義可解語言可相告者乎是故

聽行軍之去來進退而驅之如驅羊故敵莫得而窺之夫敵莫得而窺者術也凡戰之術主待客則勝飽待飢則勝逸待勞則勝合待散則勝盛待衰則勝順也而善用兵者能逆取之故轉敵人之所勝者予我而轉我之所不勝者予敵故曰難知如陰是故轉客爲主則陳湯可以擊郅支而班超可以擊莎車轉飢爲飽則量沙可以出乘輿而橫擊可以敗契丹轉逸爲勞則二師之肄可以倣楚師疊陣之法可以却金人轉散爲合則左右之句卒可以走吳師之中軍晝夜之揚兵可以老思明之敵氣轉易爲險則據北山者可以破秦軍而決上流者可以擒龍且轉衰爲盛則厲氣之田單可以破燕師而轉鬪之馬隆可以敵羌眾此皆在戰守攻圍之外隨機立變順地制形萬事生於逆而萬變妙於轉也古之名將其於行間用人明賞信罰也大約

以順爲正法而以逆爲奇法以直爲死法而以轉爲活法何也智如泉焉迅直而無轉勢則窮矣逆而導之紆曲以盡其變焉則其用源源而來矣用間而無間之跡者湯武是也膏癸之酒保而升之鼎餗之間朝歌之鼓刀而得之垂綸之下用夏間夏用商間商也用豪傑而無駕馭之形者光武是也臧宮馬武之流豆粥麥飯之侶隴蜀既定馳志伊吾而絕口不談兵以消其拔劍之氣而免其鼎菹之禍教而不誅寬而有制之義也不賞而更妙於賞者漢元帝唐元宗是也甘陳之功不得爲通侯而郝靈筌之爵不過郎將使人不敢僥萬一而以百萬命嘗試也用罰而人不測者吳起是也吳起與秦將未合一夫不勝其勇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此非吾令也卒斬之斬以明令明令以止亂也凡此皆兵家之

術靜以幽藏以正握奇於重闈之內而慮患於杳冥之表者也
總之古之聖人能自愚以愚人而後之用兵者各思自用其智
而不覺爲敵所愚是以試之而輒敗雖然孫吳之世特霸世耳
有財而人嚮其利有法而人畏其威故能以兵法操縱之至如
今日帑藏漏卮於盜臣而內府之金錢已竭刑書層越於逃將
而天子之斧鉞不伸夫人主所以誘人者惟有財而所以使人
懼者惟有法兩者去雖風石太公之復生亦不能輔而爲治然
則如之何曰聖人在上決無窮而不通之勢是在反始而復其
本以救天下其大端有二曰以政事理國以法令制兵政事者
武爵任則兵強粟爵任則國富武爵以厲戰粟爵以勸農審權
而程實之術也法令者殺之貴大賞之貴小令貴勿更以一民
心無借人國柄而衰其勢天子之威震而四夷賓萬物伏矣語
有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今天下之蔓多矣得無高談道德仁
義而失其匡襄薄伐之用乎愚生願以兵術之說進而効神聖
日中之慧也

邊計

內宥之世不弭外憂何言乎其爲內宥也其禮樂脩其刑政飭
其吏廉而法其民勤而靖其君子小心而畏道其小人安分而
畏命若是則可謂內宥也矣今天下內危者四而外憂不與焉
其禮樂不出於閭閻其賞罰不出於都門其小人不信其上其
君子不知其下此所謂危憂也夫蘊薪厝火睹不待明崩崖噴
虎聽不待聰以今之勢而猶惴然以兵食爲慮庶幾一濟此天
下之窮患也自往歲餉遼東西運發常六七十萬比歲增益可
二百萬今東西已破歲發百餘萬灤河諸運堆糧如山棄之資

敵而猶言餉豈不哀哉且自東難以來喪地千里屠民百萬拔城十數豈有大師矢石之交堅城十日之頓負戶汲水掘鼠燃膚之事徒以一夫離心開門駢首彼此相仍其故何哉夫宋者古今之弱國也咸平而前歲賂契丹僅三十萬康定慶厯而後遼索歲幣至百餘萬然而宋不益貧每歲郊祀禮樂費又百萬或數百萬熙寧元年曾公亮執政嘗以歲凶罷賜諸府銀絹司馬光猶以爲不可裁半而已熙寧之間王安石又棄河東數郡之地邊境益促賦役益擾加以保甲使戶爲兵然而終宋之世軍士將卒未有叛者崇寧政和之天下民兵常八十萬人當時幹練之士一議用則爲用其時則有潘羅支角斯囉之捍靈州議召募則召募爲用其時則有陝右巴東義勇數十萬之捍西界竟而宋之所以安危不在於此也宋之所以危亡者在

於賢邪不別而進退數驟也其所以遷延三百年不與五代爲牒者在於君子問生而禮樂未壞也夫宋之天下不及今區宇之半咸平而後遼已噩然擅朔於海外僅以數十君子之故天下奉宋以紹統於漢唐乃今新學之士猶詆宋爲不受儒者之用此天下之至陋也夫人心之不死禮義之可以借也千四百年之間而有兩宋焉宋襄公之與宋仁宗是也一則借仁義以七十里之地霸天下之諸侯使後世君子共推之以爲五霸一則借仁義以守汴河之計存天下之正統使前代帝王共引之以爲三宗夫使宋之君子不脩其禮樂不講其道藝即使契丹請弟西夏呼兒王韶開殊方之利馬植成海上之勳比之於晉猶營蘇之於藁本也豈能與漢唐絜大哉今天下方域遍海外士紳串山谷墳籍高喬嶽後生憑筆而呵唐斥宋獨不能定一

禮明一樂發一謀抒一策敵去則垂手雍容敵至則裹足避地而日相闕於道舍之傍今即使關前再勝遼西可復能保一年之後干戈不尋長安奸細不逸於邊士大夫能有一人

之命哉即使天而効力能保德明之後不有元昊亡遼之後不有而果不為肘腋之患哉即使忠順之封加於反側之性盡為梟鴞能保餘有百年之

衰諸孫錮河曲之內哉以今之勢必使邊疆變為藩鎮韜鈴寄於干戈間并盡為馬甲不得唐宋之利則必先中唐宋之害舍此不講又必汨汨與波流同逝詩曰無淪胥以鋪昔王安石初告仁宗以為天下無才心嘗非之以為熙豐之禍媾端於此由今而觀天下之士日視經濟如手擘紡其稍豪負又率淺踈不達於用以今之時即使撫掌謂中國無材不為過也

當宣廟時于忠肅始為御史數漢藩之罪小當上意至于書其名按都御史卒以濟已巳之難王文成亦以壯年批鱗自見康陵屢待以不死而後抒績南昌天下士亦不激不奮也無謂今遂無材往者五六十年士喜倜儻相激發為文章而遂文章又前五六十年相激發為禮樂而多禮樂其先五六十年士益矜奮多邊疆戎馬之任至於今而絕矣帖括延靡又五十年不及今時稍變其說以收才智一臂之用乃復詹詹樂為小言以唯吾意之是直嗚呼以此而號天下收豪傑救時濟世猶以狗彘之招招步景也以執事意今日自選將練兵而外何為奇畫天下奇畫正使人坐為無奇耳昔王猛揮談而桓温不顧龐公潛論而本初不招遂使塵應於南斗荆益割於二雄今國家多福一姓不再興以再干其禍將有豪傑之才雍

容樽俎舉左足而促之執事誠亦憂時奈何以尺幅輕量天下之士也

黃漳浦集卷十一

對

議論多而成功少畢竟何以反之對

洪思曰子天啓間為庶常時所作

一眾志而勝天下其唯權乎權扶眾而出之以王則王以霸則霸權扶獨而出之以治則治以亂則亂聖人唯不敢以權而趣亂故不敢以一人勝天下不敢以一人勝天下故常懸未成之功以參已成之議今日議多而功少則必左議而競功功不可成而議不可少則勢必以權勝天下夫王相之權何所不勝必絀天下之議以成一時之功則督責之禍必自此始矣三代之後二秦崛起則皆霸主也其并諸國滅羌胡橫吞天下掩軼周晉方其成之皆有噴室之謀永巷之議朝進而暮設及其敗也

天下卷舌稽首以奉一是故議論者聖人所以集功不敢以主相撓天下之器也主相擇言則天下多功主相攷言則天下多成擇言不精故言不程則退盜實而行盜聲故議論之多不成非議論之過而熒聽於議論者之過也且夫天下固未有議論也漢始於外戚而時不敢訾外戚晉始於羌戎而時不敢徙羌戎唐始於閹豎而時不敢議閹豎江統向贊之說初聞之則皆卻走也故議論之少則至於宋而極矣商鞅王父衛巫之術則皆已立之矣欲棄地則棄地欲開邊則開邊欲變法則莫之敢因欲和戎則莫之敢戰主相之權亦不爲不勝也然而一倖不成百議皆廢故前宋之敗非好議之敗而好功之敗後宋之敗非媚功之敗而惡議之敗也古之聖人議法長世其意皆欲與世守之而其勢久不得不變變之而不失其意則其道皆可以

百世無事故懸百世之功以待一時之議不閉後之聖賢以通變可久者古先王之意也輕百世之議以邀一時之功人自爲聖賢以角於先王則非先王之意也夫先王而必掃眾議以自爲功則先王之權已足尊於天下將謂權之未足故又歛曲以合古之人今日古之人不達於議論功成而不變則創爲一說以變之又曰今之人好爲議論多變而無成則必督責以要其成則是皆過也是皆以其權爲足以勝於天下外若達於時論而內實躁於功名夫功名所歸各視其主不可以躁取也以文帝之寬仁託於黃老內撫尉佗外和匈奴棄痛哭流涕之談以載於宥一而功亦成以景帝之下切參於申韓朝錯夕袁反初元惇大之風以飾於律令而功亦成以武帝之發皇大肆力於邊疆內空中國以外讐四夷廷策羣臣烽起雲蒸而功亦成以

宣帝之綜覈罷邊疆而一意於郡縣奉法之吏寒凜氣稟而功亦成夫賈董汲鄭巖樂蕭張之倫則非絀於議論也刀筆綿蕞之制則非累世而守之也其主之所注而治効皆歸之爲相者聽言而擇人慎持其敗以匡主之所注議定功成而已不尸故天下之議不紛而必世之功可致也不量其主不度其功欲以一切之權厭勝天下功未必立而議且益起夫以盤庚之哲不敢以再誥而遷殷人以武丁之武不能以朝夕而拔鬼方天下之議論豈可以易絀必世之功名亦豈可以躁取哉必以先王之典章鎮天下之議論唐虞之政績鎮一代之功名則其道必約天下之言以歸於三德六行約天下之事以歸於三考九載三德六行三考九載者天下豪傑喜功相耀之士所以搏心戢志俛首以就王相之治也然而成敗異邁奇衰間興或淹或起

十年之中亦未保有不變者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不弊則不變變而復反於故則議不再競而功不更設周之盛也其天子救法於上其百辟順令於下綱舉而目張事簡而言清故其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稍衰也弊不可革而法不可變上下之間皆有懼心故其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其又衰也言失而稽之故政失而求之刑故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及其又衰人各爭功而正論始廢故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道謀者非築室之處不謂謀室者無成室之事也有宋之禍知議而不知成知變而不知止功欲出於一人而議不欲公於後世故熙寧之變法元祐之復政非諸君子之過熙寧之變法而欲關天下之口元祐之復政而欲成一人之是是則諸君子之過也然則今日之論如何曰今日之論則猶未

至於變法也成憲具在舉而行之弊則剔之壯則拯之奉議以歸天子奉功以歸先王扶眾出權以公於天下者宰相之事也過此以往則愚生未之或知也

議

兵制議

凡古今制治之方御亂之法莫過於明簡而已明則易知易知則整簡則易能易能則暇由今之法治今之兵雖使太公孫武爲之終日申禁頭若蓬葆而有所不整有所不暇古者天子六師不過七萬五千人管子首變周制合五鄉萬人而爲一軍國凡三軍不及周制七千五百人爲變法簡練之始以齊國之大豈不足三萬七千五百人而管子汰之不用管子以此三萬之卒仗天子威靈申以仁義雖方行天下可矣凡用兵之數因天

因地不失其度苟失其度雖多速亂今一將所治動云數萬口舉尺籍如望鳧鳧不知其貫雖使尸兵二部自相攷核猶以洲島量鳧鳧爲容而已非質也管子之爲三軍始作內政以寄軍令使其軌里連鄉無有苛慝月朔申憲少長相習其有孝弟文學膂力拳勇與諸不率者百不失一然猶自謂才德不及周公國制不及天子乃半天子六軍之制又裁其師僅得三萬以爲不如此其耳目不親心志不一不可得而使也今將帥之才不及管子鹽鐵之富不及東齊而常以淮陰王翦自喻江防外鎮動一二十萬一月需餉動二三十萬猶云不給今依古制鄉遂之外別爲六軍卒旅師軍五五相起不過五命以爲一軍此一卿五大夫者寧敢抗天子之命浚下傲上哉營制已定章物已別號令已申賞罰已察恩信已洽禮讓已得因而驅之因糧於

敵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芘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曰
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而軍食可足也今以
二十萬之眾坐食不動日費二萬金前世因敵後世恃源不出
一年而半壁之天下垂為懸磬矣當唐會昌時河朔用兵師行
出境輒逍遙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解一縣一柵自為功展轉
歲月李德裕乃請宣旨令王元達取邢州何宏敬取洛州王茂
元取澤州劉沔彥佐取潞州不得以一柵一縣為口實不移年
而河北遂平今之充濟漳衛自在也王客相持勝負未決何不
責東平取充濟興平取曹濮靖南取漳衛廣昌取溫懷東屯於
臨清東阿西屯於滎陽成皋度其鞭腹以脩短疾徐各自為制
而促促刺刺以兒女子蒙其雄桀乎四鎮更益二軍以為後勁
猶然畿甸之制因糧取用度二百萬以節度馭之暴師挫銳庶
乎其免矣持十年之局為不終年之計則非迂愚所敢知也

馭將議

凡古今馭將之道必曰謀略光武劉裕善用謀高祖曹操善用
略所謂略者亦竅卻因勢利導之耳自有四鎮以來興平之
冒盈於江左淮揚之間至比於王仙芝李昌言焚掠吞噬莫之
敢問比為許定國所殺無問識與不識撫掌稱歎以為快談雖
然興平已經制授列於藩鎮許定國即梟雄猶之裨將耳裨將
殺藩鎮先不請於天子後不歸於司敗既十數日中外疑揣而
朝廷寘之不問意者朝廷心宥許帥為江淮攄憤借興平以勵
三鎮使人人自盡也然是竅卻為藩鎮向背國家安危之本不
可不察也唐元和間恆冀連兵討王承宗不効欲息肩於蔡州
白居易曰蔡州不討少陽則河北諸帥必請雪承宗章一再上

義無不許則予奪一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矣及昭義盧從史
叛牙將烏重胤有功敕使欲立爲留後李絳曰從史雖蓄奸謀
然已經制授重胤一列校耳以承瓘一牒代之恐諸藩憤怒罪
狀承瓘連表請命始爲改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故恩信威令
朝廷所藉以自強也朝廷以兵馬自強雖歲費千萬猶有不足
以謀略自強雖詔令數行賢於十萬之師今何不遣一重臣體
察其事令許帥自引擅殺之罪令三鎮共暴興平之辜使淮濮
之間知積惡者雖戮而不嫌使江淮之上知殃民者橫死而無
卹亦使長河內外知朝廷之制四鎮操縱得宜不姑息於諸藩
不媢阿以釀亂移其私鬪以赴公戰齊豫之眾猶或可鼓也會
昌間盧龍軍亂殺節度史元忠推陳行泰爲留後李德裕曰易
帥之初眾懷觀望朝廷速遣使則軍情遂固若實之數月不問

必變矣既而軍中果殺行泰又殺張絳實久而後定是所實不
問者以爲彼急而吾故緩之以爲觀變則可以爲定亂則不可
及劉從諫死劉稹欲自立李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異
河朔習亂已久故朝廷實之度外今澤潞近處腹心素稱忠義
朝廷不制以至跋扈奈何聽之於是遣重臣諭成德魏博共討
澤潞而澤潞以平今睢揚之情形雖殊於澤潞而東平靖南廣
昌則皆有成德魏博之心使三鎮連章請討則許帥驚而不可
復制使三鎮離合彼此疑揣則靖南不動東平必翩或淮濮三
鎮自爲報復或鼓或罷或歌或哭則閭牆窺闕者不可兩試牙
孽間生反間易入朝廷之威令與中外之藩籬皆蕩然已矣今
卽不遣重臣先行體察且頒尺一之詔責諸封疆大吏何裨將
殺帥不蚤申明使罪有所歸惡有所棄受者不疑聞者足戒隨

撤其兵馬以隸文臣爲江淮之間一洗腥穢於揚厲鎮靜未爲
姑息也卽若許帥懼罪西投羌北投 或擁重城據防爲要三
鎮姝姝一不敢問則無所怙三鎮者爲矣以三鎮之力不足以
討許帥則亦不足以保江淮不足以保江淮而又欲以討許帥
則徒以豺虎羣搏於春園之內不討許帥而又欲樹興平則徒
以巾幗聞於外不樹興平又不討許帥則徒以釜鬻之隔其鹽
梅欲略罪興平而微寬許帥委磨勘於重臣發調停於明詔贖
罪圖功雖淮諸將所共爲報復也假以需時行泰旣殲張絳又
戮勅敵乘之吞噬四出寧復可制乎唐昭義之亂郭誼已梟劉
稹朝廷問所處分者時廷議曰往諸道討逆所得州輒自予今
邢降元逵磁洛降敬宏先不處分令自爲請則難於可否矣乃
先以給事中盧鈞爲帥田宏正爲三州留後威令旣下而三鎮

無辭今之爲盧鈞者固已定矣而爲宏正者尙杌隉而未已異
日三鎮卽有自請何以應之且使舊督新撫彼此睨視乍有得
失則驂服分馳剛柔異轡故東鎮并力一意以復齊西鎮并力
一意以復豫淮右淮左分畀文臣以護京師之肩背大人長子
統馭其間功罪去處一督師是視今裨將殺帥督師一不敢問
則亦無用此督師者爲矣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先以重臣申以明諭取其恩信威
令以還朝廷誠愚迂之過計野人之鄙慮也

遼左足兵足餉議

關外之事議兵餉者五年於此矣卒所以棄關外者不在於兵
餉則是兵餉之於關外未計也天下之道如刃然持前而制勝
者人也持後而不敗者法也人法相制則前後不踰自屯壤以

來而召募加餉東西靡爛無算極矣議者猶以餉卒不可減屯卒不可復其稍有意識者則曰簡練核實而已矣夫簡練核實者將以一當百千當萬則必有萬金之將百金之士魏卒齊騎未可驟得如必以一當一十當十則見在尺籍主客之數未可驟減主客不減則數百萬之餉終不可殺故曰屯者持後之至數不可以不察也方國初時遼東屯田蓋萬二千三百餘頃嘉靖而來稍益治至二萬九千六百餘頃夥極矣萬曆歲計直隸三輔之內屯田尙四萬三千六百餘頃則自京輔而東榆關以西當不下二萬千八百頃以趙營平之法度之人二十畝者則自京輔東鎮四五萬頃之田足食二十萬人無疑也趙營平曰臣所將吏士牛馬月用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二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以人食一月二斛有

七度之當將七萬餘人馬二萬餘疋也營平以是一月足當萬人一歲之食故曰臣度臨羌東至浩亶羗故田及公田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留精兵私從者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馬什二就草則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故先以大司農所轉穀豫支萬人一歲食是萬人之田但二千頃一人之田但二十畝者米鹽芟藁牛馬之食具是矣今鎮東西屯四五萬頃法得米二三百萬石兩協之卒盛不過十八萬人而不給一月之食者何也謂人二十畝則人必不耕人耕二十畝則人必不戰耕力已出而仰餉不息則餉不可減而田又坐失故不得已齊民而科之二萬千八百頃之田僅得十一萬四千餘石者此惑於民田而不察營屯之數也夫屯田之非民田也屯食力而民出稅

者也屯田之非墾田也屯食官而墾傭力者也墾田者三歲而取生視其力民田者歲而取熟視其勢屯田者一歲而營三歲而復居息則易舉處險則不終死故少與其畝而不為靳多與之以一歲之餉則三年可抵也今以兵食之田以為民田起科而徵之田已歸於民則不復立於官已徵其稅則不得用其力急欲與兵則不得奪其民使百畝之田而出五丁則勢絀不可使百畝之稅而出不滿一石則仰餉者相傲此即擁膏腴四五萬頃而不給一月之食何恠乎古之治地者使人與餉皆與地相稱也故百里之國田九千井除三易之田五萬四千頃而出卒七千五百人大國五百里四萬五千井除三易之田二十七萬頃而出卒三萬七千五百人天子六師千里之田五十四萬頃米二百七十萬石而出卒七萬五千人此其大概也知數

者必通其意而因為之權制使其人不囁地而地不囁人故使天子從萬里之外視其田簿則廬舍器械芻藁鹽米一一可得也今之為數者必多張其繫而少約其緯問其數則彼此相倚問其法則不知所緣起故兵餉之所廢興皆起於屯而高論者俱不之察也屯有五興屯有五廢其興之皆人與地稱其廢之皆人與地畸度要害而不多分畝則屯興不度要害而多分畝則屯廢得要害而止一軍則屯興不得要害而多過一軍則屯廢止一軍而人籍五百里之內則屯興止一軍而籍溢五百里之外則屯廢人籍於五百里之內存為著積去為踐更則屯興存不著積去不踐更則屯廢踐更之罷不復徵折則屯興既踐更復徵折之則屯廢今之屯田動數萬頃而卒不當一巨室之人不足供浚葺塹堡之用者是不度要害不計人籍廢踐更而

便徵折之過也不度要害不計人籍則其田溷於民舍食偷於浮土田溷於民舍食偷於便徵折而廢踐更則士皆買輕券而持空籍買輕券而持空籍則牛馬田具皆日以失不出數歲而屯田之區別皆盡矣故自有法以來而法不可食者是人而不察法而以法食人之故也人食於法久益無法故法遂盡而不可復方英廟時海西亦數犯邊於時尚未有客兵歲餉不過一萬芻秣稱之王忠肅爲贊理十餘年因俗立法小大收贖使其民死得以葬鰥得以娶於是破敵斬首千級而其兵餉不益多迨康陵時汪直開邊遂破開元躡懿路靡蒲城於時兵餉亦不過萬李康惠治之益拓屯田千五百頃以其贏餘築城堡脩斥堠亦用不邊此二人者皆以一萬之餉治遼東八萬之兵則皆持食於屯之故

也雖復益以開中鹽課百二十萬然與薊鎮以西嘉峪以東八邊共之非遼鎮獨取之也今自遼未陷以前一萬之額倍至六十八萬者數十年矣而關內之餉益以不足關外之兵益以不治夫關內之餉出六十八萬則關外之餉必失六十八萬以關內之餉抵關外之屯而皆失六十八萬則是關內關外共失百三十萬也今關外已失而此六十八萬者又卒不可復則兵餉益多其數果安用哉凡治邊之道兵餉益多則奸利益眾奸利益眾則利歸於賊帥而害貽於君上故兵之貴整暇而餉之貴辨治也皆有其數非爲益多而已也知數者必知地之屈曲人之鈍利人食地之多少地食人之肥瘠其陂池林薄窪仰衍阜步數長短人之勤惰能否情性形貌一一皆知之而後可因爲之制其大者以立國之政成軍之治足覆百世其小者乃以寡

制眾以少食多因以祛害見奇而已故曰千里之地近三百里而待敵者敵十之三而勝之五百里之地百五十里而待敵者敵十之一而勝之兵坐五百里因地而食者一斛當二十鍾兵出千里因敵而食者十鍾而當百石此其人法相制而奇勝之末事也趙代中山皆數百里或百數十里以一面而當匈奴於時匈奴控弦亦號二十萬內無吳越之餉遠無齊楚之士每戰亦多得級以千萬數而卒相持三四百年者此其人與法則必有取之矣不得其人無取於法以千里之地養十萬之眾不出五六年非敗必亂矣豈得相持至三四百年之久乎今天下歲入不過四百萬新增之數頓至二百萬昌平以西嘉峪以東得其要害而後支解之得其要害則用以制人而人不知用以人而人不疑今要害之事自寧遠以南右屯以西與■則不能

耕奉■則力不及田亦可四五千頃當臨羌浩疊兩倍之數荒頓未久其力易舉可因時而舉之卽其勢不甚可舉則自東輔以至濟河負山控海淤田甚多江淮之商近至薊鎮無踰關之險抄鹵之害因以其便開屯淤中先臣徐貞明及今汪司農先後持疏可覆也卽其數不甚可覆而此京輔二萬千八百頃籍且未棄今試以營平之法量贖舊屯授人五十畝之地均其肥磽別其剛界二十畝以爲裹糧三十畝以爲偵卒器械七家之卒出於百里三歲而更此其田必不走其人必不折而入於游食驕養之內試以王制之法治七萬五千人之師分六要害各萬二千五百人人二十畝三十畝之積一歲之餘以私其入天子不時犒賚捐數十萬以爲牛酒此其人必不走其田必不折而入於莊舍豪佃之內於是以開中之法致天下之商率於屯

處計二畝而授一引萬人之屯五百頃而授二十五萬引以六屯之數收江淮鹽商之助絲縷粟米不出於疆此其利必不走其力必不折而出於馳販貿易之外於是以司空之法因其糴粗以爲擊刺因牛以爲運因車以爲營因廬以爲舍因壘以爲城因溝以爲池因其藪澤正谷以爲馬圍因其秸藁以爲稍秣因險阻之數而制水土之害此其力必不走其利必不折而出於便逐水草寇攘奸賊之外於是以司馬之法治之使其進退追逐不過百里敵來則浚其溝壑嚴壘而俟之敵過則度其必得伏要而取之六屯之援不六十里日中可至敵卽萬騎可驟入而不可以驟出易進而難退故常以萬二千人而當十萬之師夫十人之杵百堵之牆則盜賊不過者其志一而力具也以六七百里之鎮五十餘萬頃之田給七萬五千人之餉而惴惴

不給則豈不踈哉今遼東西餉旣不用內帑出入之餘未糜耗者尙百餘萬金以此賞士不患不足一旦當宁毅然罷天下召募之兵以關門東西委之漁陽子弟核勲衛戚畹之田使其先出以爲屯始旌江南力田之夫置闢土之爵使墾地百畝與斬敵一級同例合秦人之甲首採漢法之武功以一注之邊場及今爲之量贖故地簡廉將赦能令度其要害次第而舉近不過一年遠不出三載而邊圉之制可以遂立也邊制已立然後優寵其職申久任之法屯田備兵可不更設大者司空兼司馬之職細者營度皆訓練之事百姓知守之卽爲戰屯之卽爲將共之而獨持過半以奉一關猶且不已惴惴相視者其意亦以地不日長土不日息公田未墾者無所從出卽議屯無庸耳然方國初及嘉靖定額時此四五萬頃者豈能攘民而取之哉

且謂士既已耕則不得戰一意於戰則不得耕者此猶言鳥之飛則不得啄獸之走則不遑食者也夫其食啄者性也其舉翰而跂足者數數耳夫天下則固未感也邊上當屯之地固亦不乏也遠事勿道即近數十年南關熟地漢雜屯亦六七千頃而概以與敵即往歲之事無故而棄湟池焚廬舍驅六七十萬之眾入而食地於中彼關外五百里二十七萬頃官民之田豈遂飛翼東遁者乎抑置脛而與民俱西耶不與民俱西則一萬之民入於內二萬頃之田必失於外不與俱東則是二十七萬頃者吾猶得中取之也即不得中取之吾猶得因而防壘而就其熟草四月草生一萬食餉之兵猶可省芟藁二百四十萬石也而當事者決棄之故王關外者嘗苦無兵而容關內者嘗苦多民我以田奉敵而嘗恨糧少敵因糧於我而嘗恨田多此

四者近事之無可奈何者也無可奈何而實之兵不敢再增欲用遼而遼已殲欲用而反則是坐斃矣天下固無有萬里坐斃之國也凡事之治必餉久而安之將亦可以不遷卒亦可以不更知死者與明知樂者與常今動以簡汰爲急營屯爲緩事稍有緒細則有迂儒塵飯之譏大則有闔瑾與亂之戒彼此相視使屯卒不可復兵卒不可汰轉輸如故而緩急雙絕驟而敵至解犢向刀問朝夕則以爲不暇不暇云者夫謂敵至而不暇不暇亦三四年矣又豈謂晚食者不買釜而晨炊哉屯制已定冗食已汰過此以往維稍益更幣脩泉府之法以佐大司農之乏內帑可不悉發莊山可不悉鑿在官之精可不悉縮派可不悉加爵可不悉鬻稅可不悉算罪可不悉贖而三輔灌輸十五可足若夫汰核之道但簡三四廉力之吏內爲職方外爲

將帥不坐高堂取酒自樂稍稍用意者二三十日便了之矣何足以難仁義節制之士乎

守覺華島機宜議

陸贄曰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諒哉言也自昔國無不設之險而人乏常勝之謨古今持薄藩以墜其齒角者不可枚舉矣而猶櫻小險以謂大固危矣哉覺華島之戍自去歲而謀士多談之已發樓船蕩漾其間北望首山如仰飛鳥呼鳧呼馱不得其項領而今且以爲奇創夫築長勝之塞不足以衛遼瀋鏟沿河之岸不敢以保西平今塹關門之道招呼海鷁以斷四出之寇而謂必出於是者猶望水竇指海狗而逐馬也夫用兵之數不過闔闢因地之道變其險易我有所致敵則開戶而敵莫入故敵苦險多爲易以佚之敵苦闔多爲闢以喻之闔

闔險易兩者更出故吳玠奉橋以濟兀术之師仁軌築城而不設門闔彼豈敢謂是翫敵哉謂吾有所制於中爲千仞之谿則不削十尺之壘方昔鎮武未墜廣寧未沒塔河蓋州眾志未死

猶在於外不能因河爲壘扼必濟之要今吾已棄錦

義捐大勝自吐五六百里唾咳去之而又必以遼邈波濤率雙山而絕其道夫豈謂大凌之水必不足以達長岑之上錦州依巖三四百里皆無咫尺西闔之徑哉抑謂虎兔交青果足以塞白塔而制其命耶夫荻灰暈月不俟一決塗城尼車則由蹠共越自晉唐以來鎔金而沃關門鍊鎖以截江口自爲要害扼吭憑阻者非甚愚人則未智士也虞允文與吳璘共保全蜀虞允文以謂必據德勝則仙人不孤吳璘以謂不守仙人關則德順無力二人所據皆踰蜀門二三百里之外大險而遠距之故倚

尋丈之垣度垂縹之穴斷雷而支戶者二子之所大笑也今亦
曰不出關外則不可以守關然自宣遠以西中左以前焚如棄
如不敢問者今踰年矣關外之籌旣不敢試之河西而後姑試
之宣右不敢試之宣右而後姑試之覺華夫覺華望首關雖僅
十數里然舟岸之間倍十里已半百里之勢今度彼過關山長
鬣之徒能越滄波持櫓而尾其後乎即彼從松灰度宣西
彼驟歷三道島上長年能吹銅律而知其去處乎即彼出不利
夷斬逸歸或千騎或數百騎跋涉之徒敢走赤足抗其轡乎又
萬一我不利人離於土航披於江飛廉回祿於島上者有私乎
夫島上之不可不備者二而決不謂其連遠道以邀鳴鏑之徑
也島上南通登萊東引旅順歷落星碣出十三山不備覺華則
隱慝滋生故昔者於其處以爲大鎮中屯之樞一以南閱支海

一以東承諸慝譬之飛鳥以爲堠警必不謂其棲鷹隼之鞬利
夜飛而食也旅順登萊四五百里山東之毒已潰 卽窮愚不
犯波濤以觀蓬瀛之洲而今者必爭之海上以爲奇致幸而無
事則猿鶴沙蟲異類不涉不幸而有事則處處開瑕而示之罅
皇甫規常云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以今之
時將爲汙濁以畸於上卒爲骫儒以逸於下卽稍稍振刷非常
之功宜未可立也天下之禍如火與木皆發於所見而燼於所
不見漢唐都於西北而割據終於東南晉宋都於東南而割據
橫於西北卒其所以敗者亦不在於東南西北今竭天下之力
獨服露家以從事於關門懸膽於鼻瞋視而莫之敢舐王敵情
形已具見矣而猶且不察屏寸翼以爲价人大師如不可闕者
則豈不窮哉爲今之計絕前屯之河斷山川之道明棄兩河以

鬪其雄桀閉關自治脩帝王之禮樂拔士拔卒爲天下節儉以
歡會其意使天下聞者以爲聖明之銛利於弓矢使豚魚知信
飛鷄改音此策之至者然非聖賢不能用也其次因天下之銳
悉三方之力乘廣寧之未墜西之未絕宣右之未梗遼民之
未散東西之未協急成廣寧大師其內因發河橋楸崖塹
脩理諸屯示不可勝之勢我不渡河彼必不敢爭我不輕動彼
必不能勝然後以藥師居延之奇發子房鴻溝之智攜猱搏虎
而左右不知其次因天下之力蓄三方之銳進尺則尺進寸則
寸約以數歲之內逼盡河西之地依山而設險因谿而爲塹屯
五丈之原以觀其誰斃功不遽立禍亦不掇釋此二端持十餘
萬之眾策數百萬之餽立移游之方發浮沉之策索之在側命
之殺則不可得問之要宿則雖千百載而猶莫測使數年之外

河西壁生勢合卽關門貔貅亦無以爲也何必起龍蛇於
波濤之上哉語曰養男不菑毋湮我池養女不刺毋彎我箕禍
莫大於勢重而外不可恃敗莫大於力分而內不可守故曰單
豹養內虎在外晉平養外蠱在內外內互持禍乃不支噫亦可
憂矣愚之憂有甚於守覺華者故於守覺華者發之

四省加賦議

今天下已棄秦晉捐燕齊中原之地佯寘不問以俟其自復久
而相忘勢終不復則齊楚中原接壤之處所在皆邊所備邊之
費必復倍於曩時猶之宋人初備契丹次及西夏河北三鎮及
延慶諸堡畜兵不過十餘萬餉百四五十萬其後東自河淮西
自關蜀上下荆鄂駐兵百萬餉一二千萬然猶有關蜀徐廬諸
將各自治兵不需閩浙之餉今自江淮而南斬鄂而東半需餉

於閩浙者也江西臨袁粵西郴桂各自爲邊江南諸郡又在天子郊遂之內所出賦稅以供六師芻秣戎馬者獨兩浙閩粵耳以兩浙閩粵之力供兗豫江淮荆楚諸邊之餉京畿維正并出其中今水旱災祲逝久不害猶以八當十黽勉而可令一處灾荒春秋不繼一年二年之內則鴛鴦沙鶴俱足爲難矣故天下四肢縣於四省四肢壞則心腹壞謂保護四省緩於畿輔者此徒癱於股脛不察脉絡者也繭絲之士動言浙福頗稱財藪然其處士紳多於編戶委鹽如沙餒魚不市驟爲增餉必四棄狂吞括其埠頭關津每郡不能十數以百約之入三四十倍不能萬金而市梁舊額舉積其內矣益之以新勢不得倍而新舊皆困緩急揭竿三千之卒相持四五月兩萬之精立盡又安得百姓守關梁收其魚鹽乎且其溢地退灘遷徙靡常脩築等事需

之歲月雖使風日共守無一可恃稅額已定不可復減誰當向若而請蠲租者故海濱之魚鹽無以徵責漫土之菑畚無以定業雖管子爲海王膠鬲爲市師無以正其衡量也又不已而講海島開屯之事則廣樂覺華其明驗矣浙之有金堂玉環福之有雞籠澹水壑之而不可種種之而不可獲糞力不足并種先耗狐鼠盜賊遞爲守業又不已而講開洋罷禁之事自温台出者屆於日岫時時防倭自泉漳出者屆於臺灣節節紅夷倭夷遞出以操平準屬有權豪構鬪其間則馬銜起於舟中陽侯興於塘沼卒不幸如嘉靖末年之事雖竭東南之膏血以填尾閭亦豈可復塞乎故四省之不可不卹也卹浙而後有閩粵浙動則閩動閩動則兩粵俱動中流一砲割以爲舟又割以爲杯必無復舟杯者矣然則江上四鎮水師五營何以給之曰古之行

師者糧糗芻藁遠不出圻遂之外四方侯甸各計車賦以爲年需軍中之市不及玉幣千里饋糧則仁人不爲也今南畿江右額糧尙千餘萬本折相權得六七百萬以當古者畿甸之賦不爲甚細閩中土瘠以當浙之半兩浙東西以當南畿之半留其餘崖以爲退步而饑削過浚則措足者皆盡矣故皇皇而憂仁義明主之事皇皇而憂財利商賈之行也有劉晏則必有程昇張平叔有趙開則必有呂惠卿王廣淵君子之言利不及小人而小人之計利不計君國誠使開洋屯海之說果行於福浙則福浙之市井無賴者皆化爲倭夷倭夷之屠贖無賴者皆行於上國雖朝廷捐數十萬之餉號呼長鬣以鞏其後亦無所復濟矣然則今設三省總督以行劉晏趙開之事皆無所濟乎曰濟矣朝廷之意固在於卹三省而不在於財賦也三省不設督則三省之隱貨皆洩於隱賈無以濟蒼生之急猝然害起無以應之二三省設督則小民之隱害皆得以達於當宁無緩急之憂倉卒害起探囊而發三年之艾浙福兩粵猶垂踵而跂五指是則設督之意也其說在趙簡子使尹鐸也

六等定罪議

比聞諸大僚集議陷賊者與從逆比例引唐宋六等定罪之說不知其欵例如何大要欲以奮激士氣爲雪恥之先聲然稽其情事微有不侔揆於理勢亦間未合何以明之唐人定罪在收復東京之後從逆諸臣皆在賊庭顯被禽獲如達奚珣陳希烈張均張垪等身爲大臣連姻戚里旣汗偽命義無所逃今諸臣皆奔竄南還窮哀請命燕京未復聲息難稽註誤出入十恆三四其不同一也宋人定罪亦黨籍解散之餘淑慝旣分大憝無

赦如張邦昌王時雍輩覲顏食息萬無生理自顏博文而下不盡安置尙多矜全今幸無張邦昌王時雍之事如吳开莫儔輩擁藉庭正復不少其餘瑣瑣皆顏博文而下者俛首抽身不足以膏斧鑕其不同二也至於南幸之議宋昌之白時中正統間倡之徐有貞皆爲當時高識之所嗤鄙且如李綱所云鑾車不遠鹵騎窮追則將何以待之今先帝旣力持正論身殉社稷亦似不必復重陳遂事矣在唐時李峴有言河北未平陷賊者多若盡誅求是堅其附賊之志也李勉亦言元惡未殄遭黜汗者半天下使其自歸無路是驅天下以資寇逆也今從賊降者方狼嗥鴟張不可盡問二李之言得無可思昔鄧攸陷於石勒顧榮繫於陳敏皆拔身而自反論者猶憫其勤勞錄其故節今以陷賊之徒投畀遐方不齒鄉黨已爲過矣應詹語陶侃曰

神州未靖四方多難宜務宏遠略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是語雖迂實爲篤論愚生亦謂今日誠宜整肅以立人紀寬宏以收人心賞必當善罰必當辜宥有濫賞勿有濫罰卽如明旨所云從容以俟三年之後飛鴉化音羣醜自屈被濯汙染嘉與維新未爲不可也

檄

論朝鮮不宜廢立其王檄

天啟三年之四月朝鮮李琮廢其王輝自立越五月尙未請命登萊邊帥得其平章所貽牒問於政府政府以國家典章聽其自爲聲教然而東道未清恐有乖同生其叵測乃使巡撫先爲檄以諭之其辭曰爾朝鮮冠履之國漸禮樂遵天憲不自畀於外方故能保世歷有多年昔爾康獻先王實攘有國王氏四王

爾實薄之我太祖高皇帝以日月之明不照隱慝俾爾更化以順新治爾祖亦克自蓋不墜乃事故膺顯號聲施至今肆爾恭定而降十有三世咸紹明服或嗣或讓罔有專擅以干天討匪我寬容保爾亦爾自匪懈敬辟禍適以守土宇也倭奴之亂爾實啟釁以江北爲市又肆偷德以棄厥疆使髓血漬於馬頸顛首斷於船撐我神祖顯皇帝軫念元元哀爾不祀勞師轉餉爲爾祓腥穢奠俎豆殮彼大兇而後寧食卽爾自卵翼冒猛鷲亦曾有此乎今皇帝英睿不世出沈毅類神祖靈御而祥雲覓備德而神鳥至東西蠢夢未承德化者應指而滅猶且三年思至道蚤夜議大典不欲釋干羽以事斧斨使諸將競績醫巫閭之外亦謂彼蚊蚋嚼膚卽振臂麾之不逐殺爲快也爾冠帶禮義之國沐浴皇澤二百四十年於茲而敢自反側滅所立王自爲

孛斃爾卽鳥獸荒蔽藪澤以爲我曷聞知然而天畏伊邇雷霆之於藪澤何礙乎日督師從島外來者云爾國魚潰屬諸同事者之所痛心旣得報牒遂云故王已廢新王已定廢者無請罪之辭立者無請封之典曲折不彰動止經怪豈我一二邊將覲爾內競欲借爲聲討收其功實歟抑爾諸大臣將蹈先康獻之蹟立一王廢一王旋立旋廢先爲奕棋而後屣做之歟抑爾實包藏禍心將南崩角於倭北稽顙於 隆十五葉之名王隸於歟抑方心覆愧與懼并謀之未審而悔之未及歟如我邊將權借聲勢以爾爲利則尺二之簡彰微闡幽於爾國故無拂也如有隱慝將効先康獻之蹟則爾李氏實自戕用剝落本支我則不問後母以我爲懟乎如必包藏禍心岨險自難者汝則自絕於人天卽殄爾亦何所忿懣之有先是平秀吉以一人

擅制倭命以六十州之眾夷爾宗社遷爾城郭我師一出曾不
踰年而平壤復完秀吉走死是爾諸貴戚疏姓之所親見也今
佟哈赤又以一人矯命一方無秀吉之眾而踵秀吉之虐偶值國
家陵寢與事少緩天誅而爾逃臣遂恣其昏心蔑我典章不復
顧恤爾或有他罪獲譴於天爾先王憤心實使二■遞播告爾
爾將自以爲兵衢而尋上國之師樂墜宗祀覆十五王之澤以
與■駢死則亦唯爾國之願矣苟其不然大小悔禍禮故王
贖新罪并擊叛逆候命輦轂亦唯爾貴戚疏姓所自圖之天朝
容保爾二百四十年休卹無疆其有吹索癘垢浚恆於 則是
我邊圉之過也如爾實自何校蔑有聞知則我曷敢泄泄厚毒
於爾方今 樓船下瀨在東郡者已滿十萬雄師勁卒行
坐騰海爾所睽知與爾旣相卹 有始末不忍輒移銳相禍而

長鬣短衿者思得一試超騰無已天子卽方舞階遵太祖之意
然亦欲二三侯服脩明彝常奉赫赫明明之令不謂爾非吾土
者得以傲然縱滅典章紊累朝之憲而乖天澤之義也得牒尙
未敢奏輒冒昧相聞維平政善自審處

宏光元年六月敷告萬方檄

昔周室再遭狄難楚人尙寢問鼎之謀唐家三失長安天子終
還乘輿之駕況於我明日月在天八百之祿未半暨於列祖聖
神相繼四方之賀攸同自羲軒以來發其輪華使函蓋餘黎祓
其腥穢誠非漢唐之所得方尤非晉宋之所敢望者也毅宗烈
皇帝戰勝廟堂伐謀樽俎優愛將士常容跋扈之軍軫念遐方
屢止勤王之旆以致獍豺坐肆烽燧莫聞鼎湖之日天下悲慟
女子試其烏號耄倪通於遏密諸假形似以溷反園藉聲影以

卜筮子者猶得下聳民謨上熒天聽則帝睠之未衰人心之思漢亦已明矣我皇帝寬仁在宥惠澤方新舍已而用人虛心以御物方圖不疾以得大首之貞詎復投艱而應寶龜之兆改臣與政甫及期年垂翼千飛遂逾三日始則賊臣左良玉繆稱趙鞅欲清君側之姦既則叛賊許定國脩怨興平頓發御前之矢遂使猿鶴俱化狸虎共嘶曹陽露次岸壑俱有公卿蜀道間關進奉或無瓜果方今皇太后已至臨安隆佑之規不泯聖天子漸還廣德建炎之烈猶存而許定國所假
南京左良玉所稱義師陰依碩鼠昔朱李叛於奉天實維觖望劉苗拚於肘腋亦倚社城豈有爲盛明之將帥甘
以
在甸服之藩臣敢倒戈以憂君父是可忍也於女安乎夫晉陽之書叛賊僅遺禍於士荀蘇浚之望山頭未徵師於劉石今士荀逸賊

而徙禍吾君 稱師而坐傾宗社自史冊所載身爲不義神人共憤未有痛於今者也毅宗賓天已四百日海內寂然未有復仇之師今上出居又近一月叔伯衰如不誦無衣之賦誠恐范陽舞馬仰秣以笑儒紳李下緋纓載驅以呼囚極也嗚呼八公草木近在鳳泗之間猛士風雲不出鍾山之下斷蛇遺跡愾乎猶聞其聲授矢餘靈允矣難忘斯恨吳越多君子顏行屬劍者何止三千地水有大人錫命師中者應從九二沐浴請討之後勿畏卻萊束牲載書之餘聊稱微管僕雖衰劣仰藉同心已召金衢陽烏豪傑之士得萬二千人更會洞庭彭蠡桓越之師可二萬餘眾合爲三軍離成八陣馬渾李郭俱出韎韐之間鍾鼎旂常猶是觴豆之物限某日某時分道出師灑掃郊壇奉安鍾簋以次進兵收拾燕都祭告寢廟仗我祖宗之神力慰彼海

宇之歡心爲此具檄敷告萬方

諭浙江江西兩廣諸路出師匡復檄

監國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昔晉室中衰而安東之業起宋家不造而康王之祚興彼皆始於攘奪逆取順守而興復若此又况於明並日月功在億世魏煥之祚卜於無窮者有元不道腥穢宇宙破金之日誅夷宗室靡有遺力我皇祖起而逐之使餘黎復還冠帶雖爲三五復業亦爲金遼攄讎也

金帛壑輸山積一旦

其猛士謀臣亦皆中朝含垢負瘕之人葑尾反噬非有烏桓鮮卑之力兀术婁室之智也比年以來野力不宣朝議多賈人至以楛戒門符戲我將士亦隱忍受之是以措手不競浸淫於茲予觀天下之大不爲無

人列祖之恩不可無報賞罰明則瞻智自生號令一則愚柔作使孤權總六師盱衡嶺上百粵精銳會於章貢章貢勁士下於馬當皆可不假旬朔而抵龍江之上七建之將會於金衢金衢義士下於錢塘皆可不煩信宿而復虎林之關此間人才甲於海內形勢近於肘腋非如齊魯關洛泮渙而難收庸豎巴濮阻遠而無及也昔吳芮以嶺南一旅上佐漢室平七國之師陶侃以湓江餘黎與晉室諸儒扶再傾之運建炎播越海上尙七破金兵同光僅起鄆州卒一統天下孤雖迂庸少更戎馬常覽古今治亂之事成敗倚伏之數不能不睠望於友邦感憤於一奮也方今

聲自出我友邦兄

弟誠能同力一心共獎帝室正名義以召英雄輸精誠以鼓黎

庶乘彼貪侈破其虛驕上成管仲葵丘之諒下奏謝園淝水之捷雖樂毅葛亮不足多也惟我友邦兄弟並我列祖無貳爾心幸留意焉

再諭諸路出師匡復檄

皇帝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予聞天冠地履宇宙之大常內夏外春秋之大義冠履倒置則天地爲之不宙潰防則春秋之所必討趙宋不競時遭坤六大象旣窮天下無君自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乾元復起中原正朔尙有二千餘年昔自幽平至於懷愍一千四百年而五胡構亂自懷愍至於帝昺九百六十載而朔漠混同又九十年而明兩炤臨此其大較也我太祖功高於豐沛德邁於晉陽卜世方隆歷年未半徒以昇平日久將吏媮惰一二奸臣造釁召亂如左帥

之清君側許將之戮大愆皆始有可原之情而卒釀多方之難非有八王之禍煽於金墉三相之昏涵於花石也自徽欽迄今五百一十二年雲雷始交正當中際以天時則數當再起以人事則道不偕止卽使左許之倫能回心革面猶當與友邦兄弟祓濯其辜嘉與更始又况於蚩蚩羣黎失足陷阱亦

何責焉予計五省幅員尙六七千里識時達變之士更僕難量誠有洞於機權深明興復之義者予不憚身事之官爵土宇則亦太祖所遺予何敢自靳若在宗室之內有能破收陵寢復長安身先入京者予亦率羣臣百姓率先事之予於大寶豈有愛焉昔唐室天寶之難連陷二京李光弼郭子儀爲將亦二十七月始克收復奉天之難再奔梁州李晟馬燧爲將亦二十月始還京師廣明之難鄭畋李克用爲將亦三年始破

賊巢復長安有志成事者豈以朝夕奏功哉定志於先則天下應之今燕京之陷二年矣南都則猶在晨夕之間也予自蒙難以來食不知味寢不帖席誠願與友邦兄弟晨夕討論共襄大業而間關道路不能自進誠得一日藉友邦之力共繫組珮上覲孝陵進禮寢廟退守藩服持杯酒以敘諸父兄弟克復之功豈不懋哉

安民檄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爲安民事文以止戈爲武治以戢亂爲先今天下有君生民有主聖天子中興與漢光武三同起於南陽一也爲高皇帝九世孫二也建元乙酉三也又天曹聰明四方利病無不周知不飲酒喜讀書精於吏事動遵禮

法下拜臣民求賢納諫真可近匹高光遠媲湯武矣本閣部垂老書生不嫺軍旅但以神州陸沈蒼生塗炭高皇帝之宇宙不宣之區是以勉拜欽命就此戎行所過之處不過上

宣王德下達民情與縉紳耆老講明大義釋我高皇之功不忘列宗之德而已爾父兄子弟有奇謀異勇及草澤英雄有發憤投袂者本閣部皆願披襟以從亦皆得便宜拜爵題請而寵命之其蕩軼註誤見擯鄉曲者本閣部亦願拂拭與之維新記曰還師衽席之上豈有他哉救民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本閣部提兵不多所過之處雞犬勿驚箠食壺漿不累吾民如有願舉義旗共復兩京者功成之後封賞陞授一一俱如詔

書不敢有蔽其本閣部將士有擅擾居民隱蔽義舉者亦一一懲治俱如軍令爲此曉諭直省咸使知聞

廣信安民檄

廣信山川苞圍風俗真醇自古仁人義士所都已登三百年昇平之盛今天子建極南服此卽三輔之邦而士紳感詭言播遷林莽甚不察也昨者徽州有事今漸已克復是月十有四日本閣部發師爾民可盡還安宅勿使鴻鴈四野哀磬本閣部上體明王之仁下愛蒼生之命未嘗妄鞭一人輕撻一士止爲不可不若有他虞卽本閣部之過決不敢苟偷朝夕以誤蒼生如有將士不戒誤傷艸木以及無知者悉來教諭以愆後患爲此曉諭示眾通知

諭

諭諸監紀總兵

諭監紀諸將今諸部兵想已收合決不可自生瑕釁恐誤事也

兵少而分將卒不和則奸人中之不可以憤懣疑貳自撥輜車也今鄭兵一千方機七八百已至馬鈴嶺陳雄飛二股必不敢過休寧便可合攻婺源追河而陣挑出中流以銃弩石呼噪潰之此淝水之功也居民最須得其死力豈有行師使居民順而能成功者今傳又有二百騎入婺源以 此來適其所求昔耿弇攻祝阿以致張步之師擊臨淄以收西安之捷故三日而平諸若一舉而得二城今此海口去婺源四十里聲息阻遠徒爲奸細所誑不得真實進無寸功退有置餉此敗道也卽不能取婺源宜徑出休寧舍堅城東去彼必來追邀之可覆也此奇策非諸將所能但可合眾逼圍其東道使自走以貽鄭兵或邀其末乘則諸將能之耳耿弇傳不可不讀也

諭洪總兵

見來書知麾下毀家爲國資力已竭而鼓舞不衰真快才也桑梓已陷遶樹無枝勿謂朝廷卽爲身家何能居忍前月一戰爲延寧懦卒所壞幸諸董僇力不至大潰猶可小慰晤諸董君爲致意不忘鉅功也聞以四百騎焚江灣再入婺城此皆風聞奸細之語然用兵須敵是求今有步三千與鄉勇合不爲少矣岳武穆生平以步破馬
婺源四十里聲息不真徒爲奸細所中耳

論

城守各有責任不須舍招征之業分城池之責也度饒寇之來樂平初爲報復今已勅陳學鵬同林蓀三四百人應之撫臺尙有五百家丁足斷戈鋌之道吾彙疏復徽勢不可中輟二糧官可收拾中軍與監紀前來勿遲也童家坊鄭家坊山厓俱已削斷取道甚難今暫從十五都過德興使樂平諸聞之自散亦一奇也德興去婺源尙百二十里約十五都至婺源迂道須三四日幸與園卿作速商之

諭兩營副總

諭兩營署總兵應天祥出師先要照顧百姓須得百姓心力然後可以克敵又須大家商量和氣不可獨力獨行吾兵不多而分爲諸處前後不相顧何以克敵昨所擒獲姜美光已爲題敘看早晚奉旨余勳李芬都已敘了婺源城小而堅非其鄉人必不能破合六營圍之缺其一面先路要之可以盡也如不能前今有鄭兵二千先去休寧爾其舍旃同諸將得徽州所謂昆陽小而堅宛城大而脆舍堅攻瑕亦兵法也若同黃奇壽李英坐守海口此無益耳路遠則信不真倚人則已無力不

出半月情露勢絀雖欲出半步豈可得乎亦當與眾監紀三五
將合謀之陳雄飛王鼎賴履葵皆在何許亦可大聲疾呼之

